



## 刻在岁月里的年味

白国荣

儿时的年味，是刻在记忆肌理里的暖，裹着浓得化不开的烟火气——是柴火灶上咕嘟冒泡的香气漫出砖窑洞的缝隙，是邻里间热络的问候撞碎冬日凛冽的寒气，是心底那份对团圆的炽热期盼。即便时隔多年，一念及此，胸腔仍会涌起融融暖意，漫过岁月的沟壑。

家住的砖窑洞，刚进腊月就浸着年的气息。扫阳尘要踮着脚够到窑顶，扬起的尘埃在斜射的阳光里跳舞；擦窗户上的小格玻璃得仔仔细细，指尖顺着木格游走，连缝隙里的灰尘都不肯放过，直至玻璃透亮得能映出笑脸。

进了腊月，母亲会去绛县横水集市上摆摊，卖牛肉包子、豆馅馍、麻糖和糖糕。郝庄薛家洼早地小麦磨的面粉麦香醇厚，口感紧实劲道；四眼沟小豆慢火熬制的豆馅绵软沙滑，甜而不腻，余味悠长；牛肉包子咬开的刹那，肉香混着麦香轰然炸开，油汁顺着指尖流淌；油糕外焦里嫩，滚烫的香甜在舌尖打

转，让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

腊月蒸年馍，是年前最热闹的光景。无碱馍的朴实、枣花的精巧、夹着油芯与芝麻盐的坨馍，每一样都藏着期盼。左邻右舍互相搭手，房后双师家扛来干柴，在地锅下架起火焰；前一晚起好的老酵头，发得正好。一大早，邻居们便陆续赶来，和面、揉面、塑形，揉馒头要揉得筋道十足，捏枣花要捏得形态灵动，而后将生坯一个个放到炕上，待发酵至两倍大。说笑声、揉面的砰砰声、柴火燃烧的噼里啪啦声，伴着升腾的蒸汽与麦香，将砖窑洞填得满满当当。那是最真切的烟火气，暖了寒冬，也暖了人心。

腊月二十五，父亲会给我两毛钱去高平胖老李那理发。洗完头，我总爱捂鼻说要擤鼻涕，胖老李便打趣：“擤擤鼻涕，‘行行’不剃，照样两毛钱嘞！”亲昵的话语至今仍觉温暖。腊月三十，父亲递来一挂100头的小鞭炮，点着引线就能噼里作响的欢喜，让我整夜满脑子盼着天快点亮。

大年初一，揉着惺忪睡眼跑到院里

放炮，硝烟混着晨气呛得直咧嘴，却笑得开怀。之后，守在姥姥家门口，等舅舅一开门，脆生生喊出“新年好”，接过带着体温的五毛压岁钱，攥在手心，心里甜得像含了块麦芽糖。

正月里的重头戏是跑亲戚，提着油纸包的点心饼干，挨个去舅舅、姑姑、姐姐家。二姐总会炖一锅砂锅，酥烂的牛肉、吸饱汤汁的粉条、白嫩的豆腐、软嫩的白菜和筋道的海带，在锅里咕嘟冒泡，香气弥漫。一碗下肚，暖流从舌尖淌到心底，浑身暖透，骨头缝里都舒坦。

到了十五晚上，横北舞台院子挤得水泄不通，人人都盼着看打铁花和放烟花。滚烫的铁水被匠人奋力甩向夜空，瞬间化作漫天星火；烟花腾空绽放，绚烂光芒映红每个人的脸。那一刻，疲惫消散，想念有了归处，尽数安放在热腾腾的烟火里，藏进砖窑洞的温暖怀抱。

原来年味的尽头从不是喧嚣，而是剪不断的人情，是炊烟袅袅的记忆，是那个有温度、有味道、更有人情味的中国年。它藏着最纯粹的欢喜与牵挂，刻在岁月里，一辈子都忘不掉。

品味

## 绛州三味

杨英杰

一个新绛人，日日行走于绛州古城，俯仰之间，多少感动“升华”成寻常，早已入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境界。但渗透于故城寻常巷陌间的点滴，才是这一座城真正厚重的人文与历史。轻走其间，闻其悲欢，听其脉动，乐其而乐，伤其而伤，惟其如此，我与城心景相和，共鸣而共生。

意境写意

这照例是一个寻常之黄昏。铅灰色的云与迎面让人哆嗦的风，也没有挡住我出门，履行每日的行走。

故城马路旁的小道上，两边的树固然枝丫冲天，却凌而不乱，密集的枝蔓竟让小道多了份稀罕的山野气。这倒是城市里很别致的风景，我抚慰着树枝间弥漫着的文人气息，且看三五只山喜鹊低空俯冲，吆喝着冲上树梢，歪头与我对视。鼓噪的声音、盘旋的身影让我感受到只有唐寅画里才有的氛围。我痴痴地站在那里，仰望寒鸦归巢，仿佛化身画中策杖老者，在同款冬色寒林中寻隐。陶醉如此意趣，我不禁生出“今人不识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的感慨。

不料，背后一声笛鸣，电动车飞驰而过，诗画意境仓促转场。然而，这一简单的邂逅，却让尘心在诗画中一洗。

雪夜禅音

一场大雪让绛州古城一夜穿越，隋园、唐寺、元楼各入角色，在雪歌中或昂扬、或秀雅、或玲珑。少男少女身穿汉服，在楼阁下演绎梁祝化蝶、宝黛爱情，红披风、黄裙衩在风雪中飞舞，与浑厚鼓楼、叮咚檐铃交相辉映，共同描绘着纯净的、绝美的优雅。

天色渐暗，望着漫天飞雪，我想起曾借居的古寺老佛楼。它隐于旧城民居，地处高垣与谷地交汇线上，冬赏紫金堆雪，夏观汾水如带，自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气象。吱呀作响的山门，惊起院中麻雀，穿过大殿，清亮的木鱼声传来，果因和尚正专心功课。小掀门帘，我默坐一角，北墙上的《雪夜访戴图》甚是耀眼，房屋虽简，有此画胜却锦缎玉堂。雪夜闻焚香、赏古画、听禅音，岂非人间雅事？

“茶碾无声看霏雪。”果因一句打断我的臆想。“哈哈，我当不了苏轼，你也无缘怀民啊！”我打趣道。我与果因相识有30年，他自五台山学成而归，住了老佛楼，与我为邻。“雪天雪地的，你却来品雪觅诗。诗可至纯，人难以至纯啊。”果因直言。我答曰：“止于至善，见贤而思齐，温故而知新啊。我虽凡人，也不愿孤陋寡闻，更不愿辜负漫天飞雪。”那一夜，与果因说文论诗，或争或附。户外雪落无声，唯有树枝负雪断裂声和屋中人的说笑声，让寒夜更加舒展。

新篁琴声

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，王维的雅兴成了历代文人追逐的“标签”。琴也与诗、词、书、画一同成了衡量文人的标准。文运深厚的绛州城，从不缺这般文化意蕴。

绛守居园池，这座由文人倡导修建的园林，历经千年时光，一滴水珠、一缕气息都透着范仲淹、梅尧臣等先贤的诗词魂灵。而今步入园中，仍有人沉醉于涑亭残荷听雨、拙亭品酒赏雪之趣。更不辜负人的是涑亭西侧的翠竹，沿碎石小路曲径通幽，便可独享一份宁静。微风过竹，清影摇曳；急风穿林，如潮涌马奔，牵引思绪，挑动灵感。也只有此情此景，你才理解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苏式悲凉与无奈。

独坐于此，翻阅新篁老叶，满纸皆是文人墨客的“诗魂”。虽无王维的琴与才情佛性，但也陶醉于这片翠绿，寻觅着属于自己的那片“净土”。仰望长天，雁行如歌，竹无四季，人有竟时。悟得人生如棋，又何计于名利？《中庸》有言：“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文，温而理。”既如此，便如此，能悟得此，便已是了无琴声胜琴声了。

杂历

尚月旺

腊八节每每临近，总能唤醒人们藏在心底的鲜活记忆。

“小娃小娃你别馋，过完腊八是小年，腊八饭吃几碗，馄饨吃出五分钱，揣进口袋等过年……”一进腊月，腊八饭的美味，便馋得人喉咙直痒痒。七八个小伙伴围在一起，左腿朝后相互搭着，单靠右腿弹跳着转圈，一边拍手一边唱着唱不完的“腊八饭歌”，就这样拉开了年的序幕。

腊八粥和腊八蒜，是腊八饭不可或缺的两味。说起腊八蒜，得先说说奶奶，她可是腌制腊八蒜的好把式。每逢腊八节前几天，奶奶就成了巷道里的红人，这家请，那家叫，热心肠的她总是随叫随到，从不耽误人家腌蒜。直到帮邻里把腊八蒜都腌好，她才顾得上自家的。

记得大哥参军的那一年，腊月初六夜里快十一点了，奶奶才挪着小脚回来。见我的父母在厨房忙着包馄饨，她便说要腌腊八蒜，让我帮忙打下手。奶奶让我从蒜筐里挑出手感硬实的紫色

## 腊八饭的味道

蒜瓣，她剥光蒜皮、剪掉蒜根，用清水反复淘洗后，才用笊篱捞出沥干水分。然后，她把炒瓢放在炉火上，倒入张营米醋，加几粒冰糖，待醋烧开几分钟后，取下晾凉。米醋降温的间隙，她也没闲着，把以前装蜂蜜的玻璃罐洗了好几遍，擦干后倒了些白酒，旋紧罐盖摇晃几下倒掉。紧接着，她把沥干水的蒜瓣放进罐中，倒入温热的米醋，再滴入几滴白酒，旋紧罐盖，把罐子放在土坯盘的火炉盘上。然后，她用爷爷的兔毛帽子扣在玻璃罐上，才说妥了。

我问奶奶，什么时候能吃上？

奶奶用食指一戳我脑门，嗔眼一笑：“馋猫，腊八饭不误你吃。”

腊八节一早，母亲就张罗开腊八饭了。她先往铁锅里添足清水，待水开后，把昨天浸泡的杏仁剥去木黄色外皮，再将白生生的杏仁与泡好的花生米、黄豆倒在一起，用清水淘洗几遍，捞出放入锅内煮一会儿，接着，加入清洗干净的核桃仁、玉米粒、红枣。随后，把篦子上包好的馄饨倒入铁锅，待馄饨煮熟，母亲又把事先拌好的面糊倒入锅内，用勺

子充分搅匀。待面糊熟后，她再往锅内加盐和花椒粉，还有熟芝麻，最后放入绿油油的菠菜段煮片刻，香喷喷的腊八饭就做好了。

开饭前，我早把青绿色的腊八蒜摆上餐桌。看着面前的腊八饭——似银的杏仁、似火的红枣、似金的黄豆、似玉的菠菜，尤其挺着大肚子的馄饨，馋得人直流口水。

我端起碗大口吃了起来，可抬头却见大人们眼里闪着泪光，迟迟没有人动筷。我也迟疑地放下碗筷，气氛一时有些凝重。还是爷爷脾气硬，端起碗说道：“净操心闲心，娃在部队还能吃不上腊八粥？吃，都吃！”母亲鼻子一酸，像猛然想起什么没办完的事，急匆匆出了屋。

这年的腊八饭，事过多年仍记忆犹新。时过境迁，又是一年腊八节，一家人围坐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吃着腊八饭，就着腊八蒜，还不忘给孩子们讲些关于腊八节的励志故事。这是把生活过成诗的味道，既能抚慰浮躁的灵魂，又能温暖世间俗事。这舌尖的鲜香，终将成为国人血脉里的味觉密码！

情调

薛慧丽

每天回家的路上，必定要经过一片开阔的空地。没有浓郁的树木遮掩，也没有密实的庄稼铺陈，一道道散落的田垄围着一方方寂寥的黄土，在阳光下安静默然，像一座被废弃的城堡。

最初，是它的广袤与空荒吸引了我。几十亩的面积算不上真正的“广袤”，但在这个土地变得金贵、空间也能让人愉悦的时代，这片被城市繁华包围的安静一隅，那么奢侈地闲置着、空落着，让我每每经过，望上一两眼，心里便也轻松起来。

高楼林立是有的，但是距离那么远，竟只能当是一幅画的背景，遥遥望去，只有模糊而淡的轮廓。围绕着它的，是一圈柏油发亮的乡间公路，靠着路边，整齐地生长着清一色的白杨，高大俊秀，玉树临风。在一座普通的三四线

## 坦荡的空地

城市，这样的景象并不少见。它或许是开发商圈下未动工的地块，或许是因城中村改造项目暂时搁置。可这一“暂时”便是几年，机缘巧合地给予了我多少段神奇而美好的时光。

生活忙碌繁杂，我如蝼蚁般东奔西走，搬运着平凡细碎的日子。被油盐酱醋浸染着，早已忘了曾经怀揣赤子之心拥抱生活的热忱，忘了曾经意气风发、憧憬活出自我的模样。我认真做好，照顾老小，周全亲友，努力想做每件好事，即便时常事与愿违。但我仍愿抱着耐心等待雨停、花开，等待不期而遇的美好。就像我从未想过，眼前这片一无所有的空地，也能让我如释重负、心醉无比。

开车经过时，来去匆匆，并不能真切地细看它。烟尘沸沸的黄昏，夕阳被晚霞托举在天边，空地被神奇的光环笼罩，高贵美丽、宁静宽广。远处的树木、楼房与村庄，在晚风中泛起梦一般的涟

漪。冬天悄然而至，暖阳被疏疏落落的枝叶筛过，射出流钻一样的金光，晃人眼眸。咫尺之外，静卧着我心中那片纯粹的土地。空地坦荡荡地躺着，虽无生机，却让经过的我心中满是温暖。

这片“绿洲中的沙漠”在阳光下酣睡，在风里静默，置身城市喧嚣之外。它裸露着黄土肌肤，静卧俗世边缘，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，坚守着绝对的沉默。它见证高楼崛起、旭日东升，虽低矮沉寂，却像一位缄默的圣人，稳稳站立。悄悄经过它时，心神舒爽，所有烦恼都烟消云散，像这片空地一般。我享受那样的空白，一无所有，便无所牵挂，唯有风、阳光与大地的声息静静传来。世间嘈杂远在天涯，好像隔了一个时空。我眨着眼被阳光刺痛，只能微眯的双眼，感受着和它并行的每一段时光。

忽想起母亲，多希望她也能看见这片空地，感受它的美好，日日与它相伴。